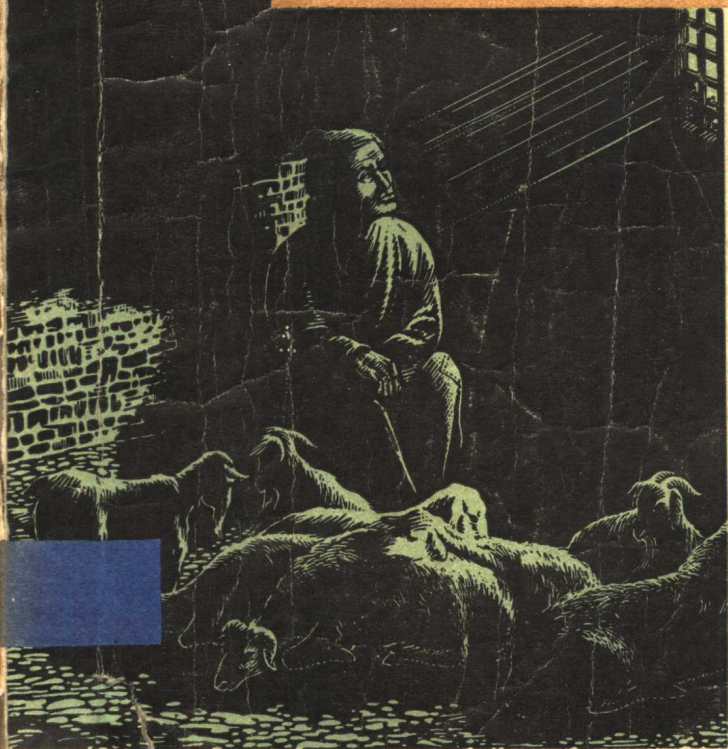


鋼鐵的媽媽

苗培時著



... 新文艺出版社

媽媽的鐵鋼

苗培時 著



新文艺出版社

· 1958 ·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包括“鋼鐵的媽媽”、“劉英源小傳”、“向着明天”等三篇作品。書中描寫的人物：象侯五嫂，是全国知名的抗日英雄。劉英源、馬六孩、連万祿等人，都是全国知名的劳动模范。侯五嫂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，在徐州市長期堅持党的地下工作，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蔣匪軍作过英勇的斗争。她無論在什么样的艰难困苦的环境下面，都沒有絲毫动摇屈服过，坚决地完成了党交給她的任务。通过她那些对敌斗争的故事，表現了一个共产党员愛民族、愛國家的最優秀的品質。劉英源、馬六孩、連万祿等人，在黑暗的旧社会里，到处流浪、挨餓受凍，被一些資本家侮辱为“臭工人”，“煤黑子”，可是当全国解放后，他們就成了新中国的主人翁，参加了党，在党的領導下面，發揮了积极的創造性和无比的智慧，对社会主义建設事业，作出了一定的貢獻，成为社会上最受人尊敬的人物了。通过这些真实的人和这些真实的故事，看我們今天的社会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是多么偉大光明。

鋼 鐵 的 媽 媽

苗 培 時 著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廣平路155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11号
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 号 1579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4 字數 76,000

1958年1月第1版

1958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20,000 定價 (6) 0.34 元

目 次

鋼鐵的媽媽.....	1
劉英源小傳.....	32
向着明天.....	79

鋼鉄的媽媽

侯五嫂姓袁名洁如，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。她长期坚持地下工作，和日本帝国主义、蒋介石匪帮作过英勇的斗争。她曾经被逮捕，被拷打，经过多少艰难困苦，始终不屈服，不投降，坚决完成党给她的任务。同时，不管在多么困难的环境中，她总是象媽媽一样，掩护和帮助许多地下党的工作同志。

现在，在徐州市的城里城外，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这位象鋼鐵一样的媽媽侯五嫂。她是徐州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。市妇联的执行委员。

侯五嫂是江苏丰县人。从小儿就整天里吃不饱，穿不暖，受着贫苦熬煎。她老爸爸带着她下地，学习劳动，成年累月，她一滴血一滴汗的干活，连双鞋都穿不上。家中租种了地主的地，辛苦了一年，好不容易把粮食打下来了，也轮不上自己家里来吃、来用，反被那些身不动，膀不摇的地主们给拿去了。她有时候也向她的老爸爸说：“爸爸！为什么人家地主整年不劳动，倒吃得好，穿得好。咱们家里整年干这个，干那个，一个劲几下地干活，到头来还是受穷受罪啊？”爸爸就常常叹口气，

說：“傻孩子，咱們的命不好。”侯五嫂說：“什麼是命啊？”爸爸只好在一旁流眼淚不回答了。

侯五嫂長到了十九歲，她的爸爸、媽媽沒有征求她的同意，就暗暗地包辦着給她找了婆家，把她嫁出去了。媽媽和她說：“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，這婚姻大事是天定的，誰也反抗不了。”不管侯五嫂的心里怎樣；願意也好，不願意也好，反正完全由着爹娘，到時候就被婆家用轎子娶過去了。臨上轎的時候，媽媽千言萬語地囑咐她說：“嫁雞隨雞，嫁狗隨狗，嫁了猴子也得跟着走。從前我找婆家就是這樣，輪到你現在也是這樣。反正這都是命里注定了的啊。”侯五嫂又象問爸爸一樣地來問媽媽說：“什麼是命啊？”媽媽也和爸爸一樣，只好在一旁流眼淚不回答了。

爸爸告訴侯五嫂說：“一切都是命定的。”媽媽也告訴侯五嫂說：“一切都是命定的。”侯五嫂做了媳婦，也只好一切認命了。婆家和娘家一樣地租種着地主的地，一樣地成年累月挨餓受凍。侯五嫂的婆母是個后婆婆，侯五嫂一進婆家門，后婆婆就任意的欺侮她，糟蹋她；她整天價喂豬喂狗，燒火做飯，縫衣織布，推碾子、搗碓……忙得連口氣都喘不過來，趕到吃飯的時候，又是別人先吃，吃剩下的飯，才能輪到她的嘴里。侯五嫂這種遭遇，和千萬的舊中國婦女一樣，把眼淚咽在肚子裡，一切都認為是命。

說到侯五嫂和侯五哥小兩口，結婚以後，总算還對付，處得感情還不壞。正因為他們夫妻過得來，就更惹起后娘的不滿，侯五嫂受的气也就更厉害了。到了他們結婚的第二年，侯

五嫂再也忍受不住了，暗地里和侯五哥商量：“咱們离开这家，到别的地方去找活路吧。”侯五哥說：“到哪里去呀？”侯五嫂說：“听别人說：‘徐州是个大地方。’咱們到了那里，年青青地干什么不好；只要咱們卖力气干活，还能活活餓死嗎？”侯五哥同意了侯五嫂的意見。就在这年的腊月十九，眼看着要过新年的当儿，侯五嫂和侯五哥下决心离开了家。

二

侯五嫂和侯五哥逃到徐州城里，睜开眼睛一个人也不認識。他俩坐在街上发愁。两个人的心里都在想，到那里去找吃飯的地方呐；穷人到处遭灾殃，难道說这真是命里注定的嗎？侯五嫂首先鼓起勇气来，向侯五哥說：“我看不怕，咱們不能干别的，还可以卖力气呀？你到那些大买卖家去打听听，看看他們用人不用人？”侯五哥說：“不認識人家呀，怎好意思开口。”侯五嫂說：“怕什么？咱們拿着力气換錢，这又不是偷人家，搶人家，又有什么值得害羞，不敢开口呐。”

侯五哥听了侯五嫂的話，就跑到大街上，找到那些大舖面來問：“掌柜的！你柜上用伙計嗎？我能卖力气呀。”那些掌柜的們，都是把侯五哥从上到下地看上几眼，然后慢吞吞地說：“不！不用人，你到別家去問吧。”东一家这样拒絕，西一家也这样拒絕，侯五哥碰了很多釘子，还是沒有找着混一口飯的职业。最后弄得小两口实在走投无路了，侯五哥把身上的夾衣脫下来，拿到估衣店里去卖。那掌柜的連看都不看一眼，一口咬定不要。侯五哥低声下气的央求人家，請他無論如何买下，

結果一套襖衣還沒有賣了一吊錢。掌柜的還說：“這是心好，可憐你，要不半個銅子我也不要你這破衣服。”

侯五嫂和侯五哥，把賣來的那點錢，作了本錢，販賣起胰子來。侯五哥天天起早睡晚，挑着挑子滿街轉，東串西走，有時候連頓飯也不敢吃，賣下點錢，就趕快再買下貨物，挑起來再到別處去賣。侯五哥因為自己有勞力，利錢看的少，東西卖的便宜，所以大家都歡迎他。日子長了，一來二去地，侯五哥的路子也漸漸熟習起來。買賣也就好作了一些。

侯五嫂象侯五哥一樣的勞動，也每天挎着胰子籃子，串街去賣。她走到那里，都和和氣氣地跟人家說話。大家都感覺侯五嫂很好，和她漸漸認識了，她的買賣也就一天比一天多起來。過了一些時候，侯五嫂和侯五哥兩口每天賺的一點錢，也就湊合着够吃兩頓飯了。

三

起初，侯五嫂和侯五哥在徐州沒有地方住，天天夜里，能睡到那里，就睡到那里；有時候住破廟，有時候住大街，有時候就躲在稍稍避風的牆角下面。後來，他們便在人家的房簷底下，兩口子親自動手，用麥楷和幾張破席片，搭起一個破爛不堪的小席棚；在席棚底下，好好歹歹地鋪了點兒亂柴草，從此，他們每天做買賣回來，就有了固定的家。他們住在他們親手創造的家里，生活苦的要命，可是他們的精神，却非常痛快，感覺他們的生活，在他們不斷地掙扎下，會一天比一天好起來。

那間小席棚，在平常日子，可以避避風，遮遮雨，比在大街

上睡覺好一點；若是遇見大風、大雨、大雪的天氣，還是和在野地里差不多，一樣地被淋着、刮着；被那暴風雨來摧殘。

在侯五嫂和侯五哥逃到徐州城的第二年秋天，他們生了一個小孩。舊社會上有一句俗語：“有錢人家生了孩子是寶貝，受苦人家生了孩子是累贅。”侯五嫂剛剛生下孩子，按道理該當休養一個時候才對呀。可是家里沒吃沒燒，逼得侯五嫂沒有一點辦法，她便和侯五哥商量說：“我還是出去做買賣吧，呆在家里也是挨餓呀。”勉勉強強地湊合着過了七天，侯五嫂就又挎起籃子到街上去賣胰子了。把小孩放到破席棚子里的草圈上，從早哭到晚，把兩隻小腳，都搓弄成血淋淋的口子。認識侯五嫂的人，都向她說：“你不是才生了小孩嗎？怎麼這幾天就又出來跑啦？”侯五嫂也照着她爸爸和她媽媽的說法說：“這有什麼法啊，咱們窮人的命不好啊！”

四

在那長長的艱苦生活的鬥爭里，侯五嫂越來越堅強，她在背後常常和侯五哥說：“咱們這樣苦熬下去，總有一天會熬出來吧？”小兩口在困難的面前，從來不表現灰心喪意。總是你鼓勵着我，我督促着你，為了生活下去，成年累月地辛勤勞動着。無論北風刺骨寒的冬天，無論太陽象火燒的夏季；他們都是帶着一付象鋼鐵一樣的志氣，照常地生產勞動。當侯五嫂生了第二個小孩以後，她就一手拉着大的，一手挎起賣胰子的籃子，懷里抱着小的，天天從早晨出去，走大街，串小巷，嘴里吆喝着，直直地賣到夜里，星星出全了，才能回到家。

一月月，一年年，時間就象流星一樣地，一眨眼的工夫就飛过去了。侯五嫂和侯五哥，辛辛苦苦地經營着他們的小生意，省吃儉用；該當花三個，他們就花兩個；該當花兩個，他們就花一個。真是象俗語說的一樣：“身上省衣服，补丁疊补丁；嘴里省吃的，三天用半升。”這時，他們才離開那間在人家房簷底下搭的席棚，托請熟人，在南關賃了一間半小房，一面還販賣胰子，一面又做起卷煙卷的小手工業；自己造煙絲，自己卷好，自己包裝，自己發賣，因為他們看利看得薄，做買賣又和氣，生意還算不壞。一家四口人，總算湊合着過得去了。

五

一九四三年春天，日本鬼子統治徐州的時候，有一個年青人，到侯五嫂的家里來買煙；這個青年人長得濃眉大眼，待人說話非常和氣。最初，青年人買了煙，給了錢就走，後來青年人常常來買煙，一來二去地就和侯五嫂熟習起來。侯五嫂對侯五哥說：“你看！這個青年人够多么通達人情啊，說話買煙總是笑笑地，可不象那些嘎咕的買客，明明買了便宜的東西，還要挑三揀四地，沒毛病亂找錯處。”侯五哥說：“就是！這樣好人，很少看見過，他再來時，你不妨問問他家住那里，姓甚名誰，在徐州城里作什麼？交這樣的一個朋友，也是盼不得呀。”侯五嫂很同意侯五哥的意見。

過了一兩天，青年人果然又買煙來啦，侯五嫂趕忙給他搬了個凳子，讓他坐下談談，青年人也就不客氣地坐下了。侯五嫂問：“先生！你貴姓大名啊？”青年人尋思了一下，告訴侯五嫂

說：“我叫石西然。”侯五嫂問：“你在徐州做什么呀？”石西然說：“从前教过書，現在還沒找到什么事情。”从这以后，石西然就三天两头地到侯五嫂家里来談話，从侯五嫂的嘴里，他了解侯五嫂过去的历史，对侯五嫂非常同情，把侯五嫂和侯五哥，就象自己的亲哥嫂一样的看待。他們也把石西然当成自己的亲兄弟。石西然說起話来，侯五嫂非常喜欢听。話談深了，有时候，侯五嫂一談到“万般皆由命”的話，石西然就說地主剝削农民的故事。侯五嫂听了石西然的話，心里可觉着豁亮啦。

一天，侯五哥出去做买卖了，石西然又到侯五嫂家里來說話，侯五嫂非常真誠地和他說：“西然老弟，我活了这样大的岁数了，都是从水里火里走过来的，人家对咱們这些受苦人，連一句知冷知暖的話儿也沒得說呀。要是世界上的人，都和你这样和善，和你一样地知道穷人的酸甜苦辣，那人們就活得有勁，咱們这生活也就有了盼头了。”石西然說：“大嫂！中国有个毛泽东，就是一个最和善，最知道咱們穷人苦处的人。在他領導下的共产党和八路軍，就正在鬧着革命，在日本鬼子的后方，成立了許多的抗日根据地，在那根据地里，穷人們都当家作主，將地主打倒了，翻了身，有了房子有了地，过起自由幸福的生活来啦。”侯五嫂象听神話一样地，听着石西然的話。

起初，侯五嫂听了石西然的話，总是半信半疑，她心里想：“真有毛泽东这样的好人嗎？人家不是說共产党是土匪嗎？”后来，她漸漸地相信了石西然的話。她向石西然說：“毛泽东住在那里呀？”石西然說：“毛泽东，这位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住在延安。”侯五嫂說：“你常常說共产党好，你認識共产党的人

嗎？”石西然說：“你問共产党干嗎吶？”侯五嫂說：“共产党这样好，我能够加入嗎？”石西然說：“托个朋友打听打听看，那里有共产党我来告訴你。”从这回談話以后，侯五嫂更和石西然亲热了。石西然不断地告訴侯五嫂許多抗日救国，和鬧革命翻身的道理，侯五嫂都非常拥护，又过了一个时候，石西然就介紹侯五嫂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徐州的地下組織了。

六

侯五嫂参加中国共产党后，她就利用她的身份，担負起党所給她的任务，回回任务她都完成得很圓滿。党讓她想法更好地掩护石西然工作，她就和石西然商量：“有个教私塾的刘老先生，在徐州城里有些名望，是我小孩的老师，我想把你介紹到他那里去念書，特务們就不会注意你了，作起工作来可就方便啦。你考虑考虑怎样？”石西然很同意侯五嫂的办法，侯五嫂就找了个机会去拜訪刘老先生，她說：“我有个表弟，叫石西然，知道老先生您的學問深，很想認到您这里做个徒弟，不知道您願意不願意？”刘老先生說：“可以，你把他帶來我看看吧！”

过了几天，侯五嫂和石西然商量好，就把石西然帶到刘老先生的家里来了。經侯五嫂一介紹，刘老先生看見石西然長得眉清目秀，举动誠懇，說話和气，知道的事情又多，問了他几个問題，他都圓圓滿滿地答了个痛快，老先生非常欢喜，連說：“石先生到这来学习，我太不敢当了。”石西然說：“我早就听我表嫂說过您，知道您的學問很深，想到您这来做学生，又沒个

机会。现在来了，我还年青，求您不客气的指教我。”侯五嫂說：“我的表弟，就和我的亲弟弟一样，他来到您这里当学生，有个什么不知道的，您就告訴他說。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您也只管管教他好了。”

石西然和刘老先生相处几个月，处的关系好极啦；刘老先生对石西然很爱护，石西然对刘老先生也很尊敬。暑假后，刘老先生和石西然說：“你在徐州也没有什么正当职业，老住在您表嫂家里，也不太好。再說，您表嫂家的日子，做个小生意，也是很难維持的。我看，我找找政府里面的熟人，給你介紹一个事情做做怎样？”石西然說：“那敢情好啊，老师这样待承我，我还不乐意嗎？”于是刘老先生就找来一个在伪政府作事的熟朋友，把石西然介紹給他，托他給石西然找个事儿做。

刘老先生这个熟朋友，是在伪政府教育局做事的。經刘老先生一介紹，他就和石西然談开了。他問石西然想做点什么事，石西然心里想：“做什么不是一样，还不是为了掩护抗日工作嗎。”很客气地說：“如果能够当当教員，对于自己还比較熟习一些。”那伪人員說：“这样很好办，我朋友办的培真中学，就正缺少教員呐。”商量結果，便規定了日子，由刘老先生把石西然帶到培真中学去了。

石西然到培真中学做教員以后，在給学生們講課当中，常常暗暗地講一些抗日的道理，或是八路军打游击战的小故事。学生們对这位青年教員拥护极啦。

这时，徐州城里的地下革命工作，逐渐地开展起来。地下党員們，把当时毛主席、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張，八路军、新四軍

打胜仗的好消息，通过每一个人的社会关系傳送出去。使群众在那黑暗的日寇統治下，看到光明和希望。侯五嫂住的那半間小房，三天两头地开会，就成了当时徐州地下党的会場了。

当时侯五嫂和侯五哥經營的小买卖，生意还不坏，手里稍微有一点富裕錢。侯五嫂就和侯五哥商量：“孩他爹！你看常常来咱們家里开会的同志們多么苦啊。昨天我听說有一个同志，常常穿不上衣吃不上飯。現在咱們的光景总算稍好一些了，咱們要尽一点力量，照顧一下同志們啊。”侯五哥說：“这个我有什么不同意呐，帮助同志們是很應該的呀。”这样，侯五嫂就截長补短地，常給同志們做些衣服穿，弄些好东西吃。

七

侯五嫂对于党分派她的工作，无论有什么困难，她都是勇敢地接受下来，从来不討价还价。她說：“对于党給我的工作，我觉着非常光荣，就是死了，也是为了人民啊。”党看侯五嫂忠实可靠，就派她担任交通員的工作。这个工作可不簡單啊；要帶着重要的文件，从城里到城外根据地来回送，中間要通过鬼子的几道封鎖綫，若是有了一个差錯，革命工作就会遭到很大的损失。侯五嫂快乐地接受了党的任务。从此，不管刮风下雨，每遇到党有重要的文件和事情要傳送的时候，侯五嫂就一个人跑出城，到七十多里地远的地方去联系，連着夜，还把文件帶回城里来。別看她是两只裹过的半大不小的脚，走起路来还有点艰难，可她对工作却从来没有耽誤过。

有一回，徐州的地下党，又把一包很重要的文件，交给侯五嫂，让她送到城外的联络部去。她接到了任务，连早晨饭都没顾得吃就出发了。刚走到封锁沟的边边上，就碰上咱们的武工队正和鬼子开火。她便隐藏在一片花生地里。子弹一溜烟、一溜火地，从她的头上飞来飞去，把花生叶子，都打的哗喇喇的响。她想：“自己打死了，倒没什么，文件丢了，可怎么办？”于是她把文件埋好，预备好见机行事，心想：“反正人死了，也绝不让文件落到敌人的手里。”

在这危险的关头，她一点也不着慌。静静地躺在地上，直到太阳落了山，天色已经黑忽忽的时候，敌人才退走了。她从早到晚，已经整整一天没吃一口东西了，这时，她那里还顾到饥渴，从花生地里，拿起文件爬起来就走。怕再碰见敌人，不敢走大路，专绕小路，深夜里淌过了很宽很宽的湖水地，摸索着前进。

联络部的同志，按照和城里规定的联络时间，估计着到了这天下午，侯五嫂就会把城里的情报带到的。那知道，一直到太阳落了山，还不见侯五嫂的影子，大家着急起来，整整地一夜，大家都在替侯五嫂吊着一个心。早晨，同志们正准备派人到城里了解情况，侯五嫂一步迈进了联络部。大家看见她满身泥水，疲惫不堪的样子，又兴奋，又难受。当她说完了路上的情况时，大家都伸出大拇指说：“五嫂，你真是党最忠实的联络员！”

大家劝她在联络部休息几天再走，她怕城里同志们不放心，和负责同志谈完工作，吃了点东西压压饥，没停步就回城

里来了。

八

徐州的地下抗日工作，因为共产党领导得好，一天比一天开展得大了。千千万万的群众，在各种形式的活动下面，常常可以听到抗日的言论，看到抗日的书籍。日寇司令部着了急，给大汉奸郝鹏举下了命令：“共产党在城里活动得很厉害，妨碍皇军的治安秩序。赶快将那些不良的中国人搜捕起来，当共产党的，一律格杀勿论。”汉奸们接到命令，就大大地搜查起来了。凡是他们认为行动可疑的人，不论男女老少，就统统捉到监狱里来审问。和石西然一起工作的曹丕然、王建一两位同志，不幸被敌人发现了。在一个夜里，伪军们奉了郝鹏举的命令，把他们捉了去审问。

汉奸们先问曹丕然：“你知道谁是共产党？”曹丕然用眼睛瞪着汉奸说：“不知道！”汉奸说：“只要你好好地说了，我们就可以把你放出去，不说，我们可就对你不客气了。”曹丕然说：“随你们的便，想怎样就怎样。反正我是不知道。”

汉奸们问曹丕然没问到什么，又照样地来问王建一，也没有结果。气得汉奸没办法，就把曹丕然、王建一两人用苦刑来收拾。收拾死了，再用冷水喷过来。一遍又一遍地，他们的話，还是一句：“不知道！”

在曹丕然、王建一被捕后没几天，国民党三青团的特务机关，和敌人勾结在一起，把石西然也捕去了。

石西然等被捕的消息，传到侯五嫂的耳朵里，侯五嫂就象

抓去了她的心一样疼痛；恨不得馬上把敌人的監獄砸開，救出亲爱的同志們。可是奔走了兩天，結果都碰了釘子。侯五嫂沒了法，就和侯五哥說：“同志們都在監里受罪，我們想法給他們往監里送飯吃吧。”侯五哥很同意。侯五嫂每次往監里送飯時，怕飯在半道上涼了，很小心地用棉花套子，把罐子包的严严的，使同志們吃到口里時，還是热烘烘的。

不管刮多大的風，下多大的雨，侯五嫂就象完成黨給她的其他任務一樣，天天都按着一定的時間，担着热烘烘的飯担子，急急忙忙地給同志們往監里送飯。她心想：“讓同志們吃得好好的，把身體弄得壯一點，好有勁和敌人作斗争。”從她家到法院門口，來回有八里路遠，她從來不誤時刻。把一些黨的信件，也就利用送飯的機會，暗暗地送到同志們的手里。使同志們在那暗无天日的監獄中，能够照样和外邊的黨組織密切地聯繫起來。

过了些日子，汉奸們對侯五嫂天天來監獄里送飯，開始疑惑了；他們命令監獄門口站崗的偽軍，注意她的行動。有一次侯五嫂又担着飯担子來啦，剛剛走到監獄門口，那把門的偽軍，便把槍往上一端，冲着侯五嫂大聲吓唬道：“監獄里面的人，和你是什么關係，不說清楚，不能讓你再往里送飯。”侯五嫂把飯担子往地上一放，一點声色沒有動，不慌不忙地說：“他娘是咱的姨姊妹。人落了難，遠亲近鄰都應該照顧，咱送頓飯還犯法嗎？”偽軍們看她那理直氣壯，坦然不慌的神氣，也就不哼聲了。

在監獄里，敌人對待共產黨員和抗日分子，實行非常殘酷